

花露水那故事

帶點濕氣的春風吹拂潔白的窗簾，不經意滲進了絲絲溫暖的日光，映入客廳裏，一隅閃閃發亮。原來是那瓶花露水。

我心裏驀地泛起了漣漪。走過去，這瓶花露水，半舊的，包裝簡約，含蓄得來又大方地散發着薰衣草的淡淡芬芳，香氣清雅而不落俗套。我小心翼翼地倒一點在手背上，嗅着，嗅着，那是種熟悉的氣味……

回想起小時候，「疑似」患上活躍症的最愛到處奔跑，弄得傷痕累累。男孩子總是這樣的吧！她，心疼我，她，知道了花露水具有消炎殺菌的作用，即使平日不捨得使用，也不向我吝嗇。她不是甚麼大戶人家，這瓶花露水是她唯一的嫁妝。她一直珍而重之，不常使用。

也許這瓶花露水正代表著某種連繫、某些憶記。或許，是否用在我身上就是糟蹋了它、浪費了它？

也許當時天真的小孩只懂玩耍，其他人和事只是裝飾了他的遊樂場。

有一點我卻是清楚的。我知道她著緊我，便故意讓她掛心。不為甚麼，只因我太淘氣。可是，中學二年級的那一次，卻讓她受到傷害……

那年，她特意出席了學校的陸運會，為我打氣，我當然感到很高興、很威風。可是比賽的時候，我不小心跌倒，擦破了皮膚，但我堅持完成賽事。一跑到終點線，還未回過氣來，她便撲出來，然後竟然從手袋裏掏出了一瓶花露水，純熟地扭開設計獨特的瓶蓋，正準備塗在我的傷口上。

不知因由，我臉紅起來，想也不想，使勁推開她。她差點站不穩，我立刻扶她。她本來著急的模樣，呆了呆，變得有點失望落魄，她拭一拭失神的眼睛，微笑著望一望我，似有所悟，然後慢慢地蓋上那瓶花露水，急急地扭緊，又慢慢地放回手袋裏。她陪了我到醫療室包紮，好像甚麼事也沒發生過。

有發生過。

許多老掉了牙但依然窩心的故事中，主角的花露水總是被摔破了，玻璃弄碎了，香氣散失了，接着又出現了一些奇蹟，即使不能回復到最初，但缺憾美最後還是瑕不掩瑜。美好結局。

我和她的故事，卻並非如此。當天的那瓶花露水，仍然是今天的這瓶花露水。薰衣草的香氣依舊，或許不一樣的，在於歲月的氣味。

她繼續為我無私地付出，我覺得自己很幸福，同時卻很慚愧。

有時夜讀睡意濃，正當我想沖一杯咖啡，她泡了一杯熱茶，捧到我身旁，拍一拍我的膊頭。雖然她沒有留下甚麼加油打氣的說話，那份關懷的暖意足以使我拚勁直線上升。我細看那杯熱茶，一縷縷煙絲煙圈若隱若現，飄送著茶香，以及比茶香更香的薰衣草花露水。

很想說一句謝謝，時常想。

我有時會很懊惱。當下還未畢業，還未投身工作，還未能供養父母。金錢物質生活上，我能做的事不多。情感靈性方面的，我又付出了多少？幫她

分擔家務？盡量讓她不用為我操心？給她按摩舒筋？其實我最想她開心快樂……

整間屋每時每刻都洋溢著薰衣草的淡香，我在家裏穿的衣服也沾上了淡香，歷久常清新。偶然，那香氣是特別濃郁的。我會懷疑她是不是被蚊叮被蟲咬，或切菜時弄傷手指，或是被魚刺劃傷。我更會好奇，為甚麼這瓶花露水似是永遠也用不完，抑或是根本這瓶花露水已不是最初的那一瓶……

我弄不清楚。

我卻有一個很明確的心意，就是期待，期待着用畢業後第一份工作第一個月薪金，買一瓶花露水給她。這瓶將是專屬我與她的花露水。想深一層，是不是應該買一瓶氣味相若的香水更貼切呢？是否應該也一併買有「消炎殺菌」作用的藥膏呢？

我又弄不清楚了。

她，是我的母親。我很感恩，我有她當我的母親！